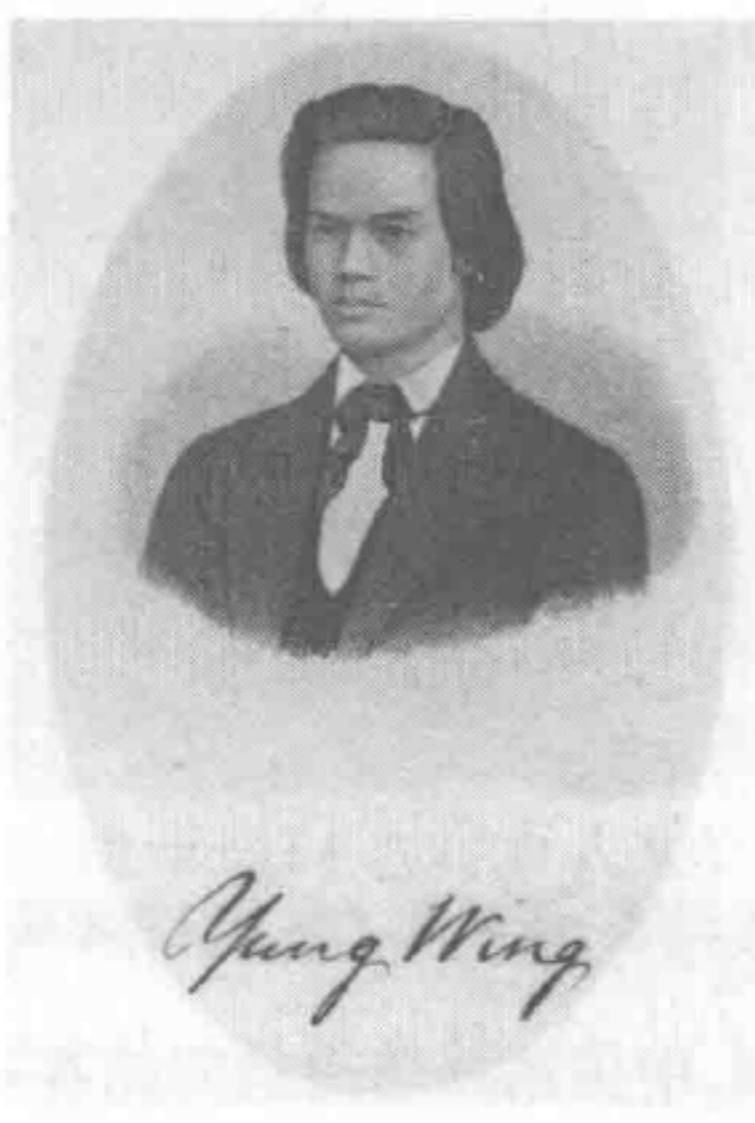


## 刘 燕

清朝同治十一年（1872）七月初九，上海黄埔港的码头上，30名身着蓝色长袍，酱色马褂，头戴黑色缎帽，脚登缎靴的孩子引起了人们的注目。他们一个个痛哭流涕，各自提着小行李箱，在轮船汽笛的催促下依依不舍地离开亲人，登上了从上海黄埔港起航的轮船。这是清朝政府派出的第一批留洋幼童，他们将驶往日本，再东渡太平洋，远赴美国留学。从清同治十一年（1872）起，清朝政府陆续派出了一百二十名幼童先后赴美国留学，对我国近现代的政治、科技、外交、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

—

这次留学的发起人是我国“第一中国留学生——毕业于美国第一等大学者容闳先生”，他是中国人留学的先驱。容闳，字达萌，1828年出生于距澳门四英里的广东香山南屏镇一个贫寒的家庭。他七岁时进入英国传教士在澳门开办的小学学习英文，六年后进入马礼逊教会学校读书。1847年，十九岁的容闳与班里另外两名学生随马礼逊教会学校校长美国人缪塞尔·布朗先生去美国学习。在美国，容闳先入孟松学校，继入耶鲁大学学习，异国八年寒窗苦读，于1854年毕业。当年，容闳放弃继



1854年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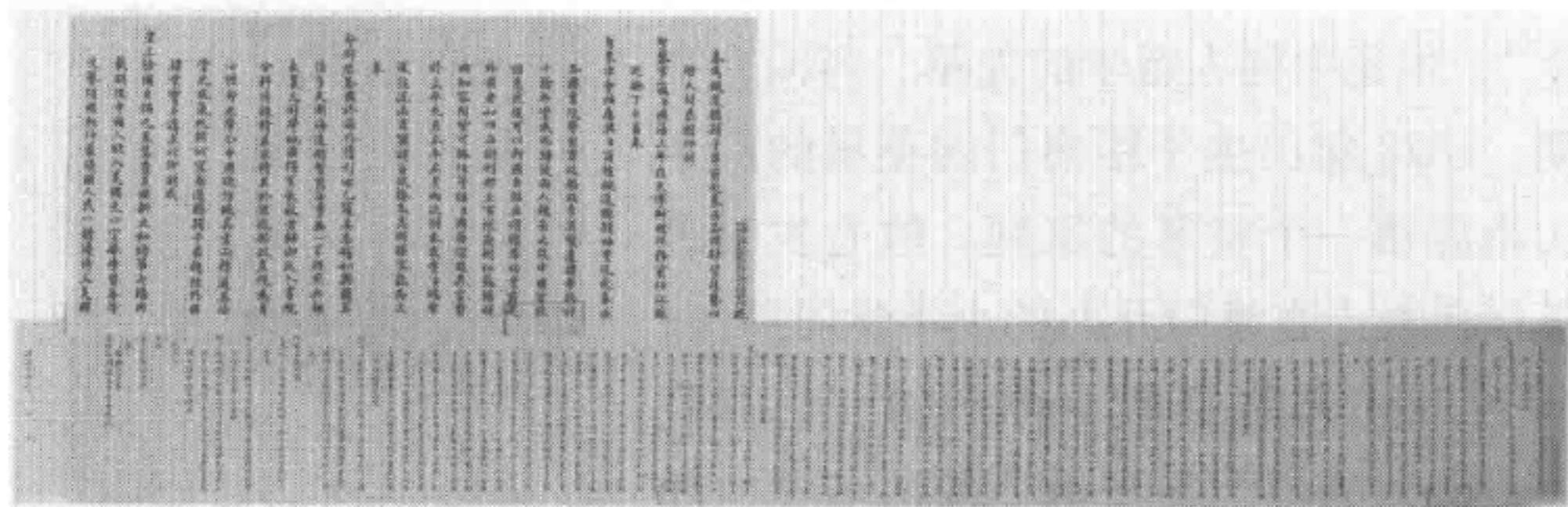




续深造，拒绝了在美就职的荣华富贵，回到了多灾多难的祖国，决心用所学知识报效国家。他深知留学教育对中国近代化的重要性，遂立下平生之愿：“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容闳回国后，先后从事过律师、海关译员、公司书记员等职。他的学识和才能得到了清廷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的赏识，为曾国藩打开了了解与学习西方的全新窗口，曾国藩接受容闳建议，设立了安庆内军械所和建立江南机器制造局，还先后设立了译馆、印书处、兵工学校和机械制造学校，拉开了我国洋务运动的巨幕。容闳很快成为洋务派的幕僚，在协助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办洋务时，不失时机地提出选派学生去西方学习的建议，在容闳的提议和帮助下，派遣学生出洋留学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酝酿。

1870年春，天津发生教案，清政府派曾国藩、丁日昌等四大臣出面办理，容闳赴津担任译员。办理天津教案，曾国藩深感国家外交、外语人才匮乏，此时容闳通过丁日昌向曾国藩又重提留学教育的计划，他以此案件为例，加强论据，并恳切地坚持此事刻不容缓，他的提议得到了曾国藩的首肯。当下，由曾国藩领衔，四大臣联名上奏，请求清政府采纳容闳所提意见，选派幼童出国留学。1870年冬，幼童留学获得朝廷首肯，曾国藩驰书召容闳共商此事。容闳来到了南京，他向曾国藩阐述了自己酝酿已久的留学计划，提出了选派幼童数额、留学年限、成立预备学校和筹定留学经费等四件事；提出了成立留学事务所、选派监督、教习和翻译等应办事宜，并开始起草招考章程。



曾国藩、李鸿章《奏为拟选聪颖子弟前赴泰西（西方）各国肄习技艺以培人才》奏折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有曾国藩、李鸿章两名清廷封疆大吏 1871 年 8 月 18 日联名上书《奏为拟选聪颖子弟前赴泰西各国肄习技艺以培人才》

奏折，奏折奏请朝廷派出幼童出洋学习西方技艺，奏报了奉命派出大臣志刚等人去西方考察，发现西方各国“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其于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指出：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徐图自强。曾、李二大臣还向朝廷呈上容闳拟就的《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章程共十二条，规定了每年招考幼童三十名，四年共一百二十名，学习年限为十五年；届时量材选入军政船政两校肄习；规定幼童经过文化考试后，先入预备学校学习一年，合格方可出洋留学，并需签字画押，留学其间，疾病生死各安天命；还规定了学员肄业由政府奏赏官阶差使，不准入籍外洋及华洋自谋别业；留学师生官费所需银两，规定均由江海关洋税拨出等。



部分留美幼童 1881 年被召回国前合影

朝廷旨准了曾、李二大臣的奏折，并在上海设立了“总理幼童出洋肄业沪局”，同时在美国麻省春田成立了“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调派翰林刑部主事陈兰彬为正监督，容闳为副监督，负责办理选派幼童赴美留学事务。1871 年，容闳开始招收第一批学员，由于当时达官贵人对外国情不了解，其子弟仍沉湎于考科举入仕途，所以招收的幼童大多数为广东知识分子和洋务分子子弟，连同江苏、福建等地竟然没能招足三十个名额。为此，容闳急赴香港英国人所开办的学校招选学员，后来的铁路工





程师詹天佑就是他从香港补招来的，詹天佑的父亲还出具了“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美国）肄业学习技艺，回来之日，听从差遣，不得在国外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保证书，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中国朝野对出国留学还视为畏途的情形。

## 二

三十名幼童第一次离开祖国，轮船上的一切让他们感到陌生与好奇，他们在甲板上互相追逐，围着蓝眼睛、长鼻子的外国人好奇地打量，面对盘中的西餐不知如何入口；当海上刮起大风的时候，巨浪滔天，轮船上下颠簸，孩子们个个吓得面如白蜡，躲在船舱里号啕大哭；为了赴美求学，这些孩子吃尽了苦头。经过近一个月的海上航行，终于到达了美国，宽敞明净的马路、高耸入云的楼房、到处奔跑的汽车令孩子们目眩。而身着长袍马褂、脚蹬缎靴，脑后扎着小辫子的三十名清一色的中国孩子则令美国人惊讶不已，他们称这些留美幼童为“中国女孩”。

留学地点选在了美国教育最发达的新英格兰中心地带，也是容闳深受文明教育的故地。他安排这些孩子住进美国教师家庭，每家二至四人，先熟悉英语和西方生活方式，然后入学校学习。这些孩子与美国家庭的老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多少年后仍保持着书信往来。1873年，第二批三十名幼童由委员黄平甫带领来到美国，这批学生大多仍为广东籍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子弟，有的还是兄弟二人同来求学。1874年由司马祁兆熙带领的第三批三十名幼童来到美国，这批学生以江、浙籍居多，最小的学生还不到十岁。民国首届内阁总理唐绍仪也在其中，时年十四岁。从这两批学员情况不难看出，当时社会风气已逐渐在转变，人们开始重视科技、实用专业的学习，对子弟出洋留学也抱有很大希望。1875年最后一批三十名幼童由参军邝其照带领如期赴美，仍多为广东籍子弟。

一百二十名幼童先上中学，再上大学。应清朝官吏办洋务的需要，他们选读了物理、机械、军政、经济等学科，有一部分选学了法律专业。他们不负期望，努力学习，刻苦攻读，各科成绩优异。美国前总统格兰德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幼童在美颇有进益，如修路、开矿、筑炮台、制机器各艺，可期学成。”1876年美国独立百年纪念，在费城举办有中国参加的三十七国博览会，展会大厅辟有中国留美幼童的课程窗，展出了幼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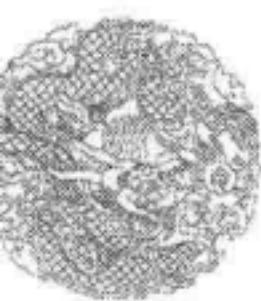


绘画、地图、算法、人物、花木等作品，受到参观者的称赞。幼童用中英文撰写的作文《游美记》《哈佛图书馆记》《美国土地论》等数篇文章，内容生动，文笔流畅，得到了大家的好评。8月21日，幼童在中国教习和美国老师的带领下，从哈特福德来到费城展会参观学习。那天，展馆升起了中国的黄龙旗，乐队奏响了欢迎的乐曲，早已从报上得知消息的各地观众，纷纷赶到展会，他们要亲眼见一见从遥远的东方来到美国的中国孩子。幼童们来到展会，早进晚出，中午在馆内简单用餐，为的是抓紧时机认真汲取、学习。他们聪敏好学，彬彬有礼，受到美国人民和教育界人士的欢迎。第二天，清朝政府海关税务司宁波海关李圭作为中国工商界代表前赴美国参加展会，他见到了在美留学的这些孩子“于千万人中言动自如，无畏怯态……吐属有外洋风派”，“见人礼数言谈彬彬然”。李圭问他们可否想家，孩子们的回答令他心生敬意：“想也无益，惟有一意攻书，回家终有日耳！”从这些留学美国的幼童身上，李圭看到了西方教育的优越，也看到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希望。8月24日，美国总统拉瑟福德·海斯在费城接见了海关总署税务司赫德和李圭，得知中国幼童也来费城非常高兴，当天即在总理会务官公署接见全体幼童，与他们握手交谈，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当时随行的翻译称赞说，幼童在美读书两年，远胜在香港读书五年。

留学生事务所最初设在哈特福德城森孟纳街的一幢洋楼里，年租金一千七百两白银。1874年，容闳申请得到李鸿章的批准，他亲自设计图纸，在哈特福德城克林街建造了一座坚固壮丽的三层楼房，作为留学生事务所的永久办公地点。留学生事务所建有餐厅、卧室、浴室等，还有一间用来教授汉文的特大教室，经容闳提议，教室的墙上悬挂了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三人的画像。请求政府出资建造如此坚固的留学事务所，容闳的初衷并非“为徒壮观瞻，盖欲使留学事务所在美国根深蒂固，以冀将来中国政府不易变计以取消此事”。但七年后，清廷封建顽固派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占了上风，幼童留学计划受挫。

###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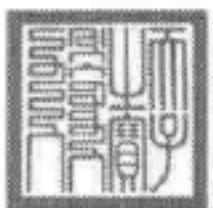
清政府规定：幼童留学期间，每三个月要到留学事务所学习汉文，每次十二人，十四天为一学期，一批批轮番更替，由汉文教习讲述《孝经》



《五经》和宣讲《圣谕广训》。规定：恭逢三大节日以及每月朔、望等日，由监督率领教习和全体幼童“望阙行礼，俾娴仪节而昭诚敬”，为的是不忘祖宗，防止西化。教育这些身在异国的孩子们不忘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礼教，倒也无可厚非，但是，孩子们一旦呼吸到美国民主、自由、科学的新鲜空气，对这些旧的观念和做法就难以接受。他们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受到西方政治、文化及信仰等方面的影响。他们开始脱掉长袍马褂，变得西装革履，开始打棒球、踢足球，渐渐融入美国的社会中去，有些人还随家庭教师去教堂瞻礼。这些做法引起了陈兰彬及后来上任的监督、旧学派的代表吴嘉善等人的恐慌，他们认为剪掉发辫、身着西装是对朝廷的不忠，游戏健身则是目无规矩，教堂瞻礼就更是离经叛道。在这些问题上，容闳与陈兰彬等人意见相左，这些琐碎细事在容闳看来再正常不过，但对陈兰彬等人来说则是不能容忍的。对于这些孩子，陈兰彬等人不是循循教导，而是横加阻挠，所以每每与幼童发生冲突。容闳兼任了除汉文以外的各科教习，他和孩子们朝夕相处，谆谆教导，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容闳对孩子们的理解和宽容，引起了陈兰彬等人的不满，他们攻击容闳“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称幼童“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容闳与陈兰彬等人的矛盾愈来愈深，1881年3月5日，陈兰彬上奏朝廷，请求中止幼童留学。

1881年，容闳致函美国国务院，请求安排数名留美幼童转入陆军军校学习，遭到拒绝。时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美国国会企图转移美国民众的视线，掀起反华之风，通过了禁止华工的议案。美国国会违背1868年中美两国签订的中国人美学校学习应享受最优国民待遇的条约，拒绝幼童进入军校学习，这件事使得李鸿章不甚满意，陈、吴等人又就此事借机大做文章，给李鸿章写信诽谤容闳，破坏留学计划。清廷一贯反对出洋留学的大臣们趁此提出：撤回留学生以回击美国的反华之风。1881年6月8日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奕诉上奏清廷《奏请将出洋学生一律撤令回华》，折奏报：幼童“远适异国，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是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奏请亟应将留学事务所裁撤。留美幼童遂被下令全部撤回，清代首批幼童留美学习半途而废。

1881年秋，一百二十名留美幼童除因故提前召回、在美病故和几名拒回国的幼童之外，九十四名幼童分三批撤回了上海。他们被押送到一座已经关闭十年的“求知书院”，寒冷潮湿的环境令他们的心中无比失望



和愤怒。他们之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二人大学毕业，六十多人正在上大学，其余人还在上中学，这些过早开放的花蕾最终沦落到夭折的境地。

这批留美幼童后来被清政府陆续安排在翻译馆、机器局等处，从事电报、铁路、矿务、商业、教育等事业，虽然有的所学专业不对口，但大多数人都坚持在洋务企业中工作，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祖国的富强做出了贡献，许多人成为杰出人物。

如：最享盛名的“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他主持修建了闻名的京张铁路；第一位著名矿务工程师吴仰曾，为建设开滦煤矿做出了卓越功绩；唐绍仪担任过外务部大臣、奉天省省长等职，后来担任了民国首届内阁总理；梁敦彦担任了驻欧美公使，1908年他把儿子梁致祥送往美国留学；第一位获准在美国开业的华裔律师张康仁，回国后曾担任法政学堂的总教习；蔡廷干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海军将领，他所翻译的《唐诗集》至今仍为英美流行的唐诗译本；兄弟两人留学的，哥哥黄仲良出任中国驻旧金山领事等职，弟弟黄季良在福建水师服务，1884年随“扬武”号舰出海作战，英勇牺牲。在近代反侵略战争中，留美幼童不少人被载入了爱国者的史册：薛佑福、杨兆楠、邝泳钟等在中法战争中英勇殉国，陈全揆、黄祖莲、沈寿昌等战死于中日甲午战争；吴应科在中日海战中表现勇敢，被清廷授以“巴图鲁”之荣誉。

清代幼童留学，对封建社会闭关自守、足不出户的顽固思想有很大冲击，开创了我国幼童官费留学的先河。到二十世纪初期已形成留学运动，出洋留学已蔚然风，出国留学人数有三四万人之众，大多数人回国后投入了当时的洋务和新政运动。